

◎心海华章

## 雪的印记(组章)

□熊荟蓉

### 雪的献辞

我要为我的冒失,向加速枯萎的草木致歉,向停滞不前的河流致歉,向惊慌失措的人间致歉……

我摘下一千顶一万顶小白帽,对一千个一万个人行礼。我一千次一万次地俯身,额头抵住大地的脚踪。

你会发现,我是回家的炊烟,是失血的记忆,是时间开在空间上的花朵,是你似曾相识的恋人。

与分手相关的只有一句话,与重逢相关的却是漫漫长夜。现在你该知道,我有最纯粹的手指,有最干净的心,我的每一片羽毛,都在为你挣扎盘旋。我堕落人间,只是为了你。

我是雪,不约而至。我用今生最脆弱的话语倾诉,关于前世,关于来生。

### 雪一次次尝试开花

这个冬天是缓慢而悠长的。我打开一层一层的心,和心里一圈一圈的涟漪。半个月亮浮上来,半个月亮,正好用来扮个鬼脸,哭,或者笑。

雪一次次地尝试开花,一次次地尝试结果。它一次次俯下身,一次次羽化我心底的忧伤。

天空一尘不染,大地一尘不染,雪和白银一样,啾啾作响。

煮一些文字,焚烧至沸点。举杯的手,却一抖再抖。撑一支长篙,向夜色更深处漫溯。偶尔的鸟叫是饥渴,是柔软,是尖锐,是一些深植在骨髓里的刺。夜是有尽头的,我对自己说。夜是有尽头的,我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。

### 细雪如心,且继续

换上月白的衫子,就没有谁认出我,以及我眼中的灯盏了。

我迈着细细碎碎的脚步,没有谁知道我细细碎碎的心跳,和渴望。

我用细细碎碎的嗓音喊着流水,喊着草垛,喊着迷失的炊烟。我就是喊不出那在心口翻滚的,你的名字。

我歌,我舞,我翩跹,我流转,我为你开成一朵花的样子。六瓣的明媚是他人的,一蕊的忧伤只为你。

我渐渐有了小小的醉意,小小的迷惘。我有一帘幽梦,只想与你同徘徊。我有一纸江山,只愿与你共蹉跎。

你不来,我只是一朵低飞的雪,在时间的漫漫荒草里,在空间的茫茫无用处。我将心碎成千丝万缕,千点万滴。

我最后会静静地枯萎在泥土,就像终于,能疲倦地偎依在你的怀里。

### 雪之影像,光之流年

下雪啦!  
我循着声音,就见到了窗外,一片

白的光芒,在复制、震颤、蔓延、坠落。

没有意外,没有惊喜,甚至,没有一点儿兴奋。春夏过后是秋冬,叶落之后是飘雪,这只是时序。像盐,撒进汤碗里,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

在凌乱的时空中,我看见曾经的雪,是一场沸沸扬扬的花事,是天与地之间的经典对白,是梦,有着不合逻辑的纯度与张力。我看见一个红围巾的姑娘,那是曾经的我。

曾经,我用雪花的手指,写下许多干净透亮的诗行。

今天,雪还是从前的样子。从我身上逃逸的那些雪花,却不知在谁的记忆里闪光。今天,多少人已从生命中走远,我还在这里。还在这雪地里徘徊,一任心头的白,无边无涯。

今天,我不想用一片雪花来滋补身体,不想用两片雪花来烹煮爱情,不想用三片雪花来安顿睡眠。我只想在这一地寂静里,忘了雪的存在,就像终于能忘了,一个人的存在。

雪花与烟花的质地是相同的,爱与生命,也一样。

### 雪夜,蹄声归来

跟着感觉走,跟着白马飞,跟着心的潮水不断地向前推。

太平的盛世,烟火的年关。雪花济济一堂,众生齐举杯。我们小口小口地

啜饮,千杯不醉。你舞你的流星锤,我酿我的桂花酒。往事随风,岁月静好。北风熟了,月亮熟了。

尘世有多大,你就有多大。缘分有多小,我就有多小。

请不要再说滚滚红尘你已把东风喊破,请不要再说花花世界你已将琴弦虚掷。你有天庭能跑马,我有地角能系舟。雨夹雪算得了什么?若所有的挣扎盘旋只是为了遇见你,我要对所有的风雪鞠躬行礼。

踩着云雾,日子头重脚轻。雪夜,蹄声归来,所有的花都开了,乾坤满满都是清气。

### 今夜,醉成霜雪在人间白头

我相信雪花与雪花之间有邀约有顾盼,我相信一切的飘荡与流逝都完好如初。一个愿意把脸埋在雪里的人,连泪水也轻如羽毛。

往事轻轻浮起,缓缓落下。长相思变成了长相思,回首本茫茫。雪一来,脚印就变成了道路。

点燃一枝梅,在辘轳的官车道旁。风口上你的影子,草草逃散。

这么多的雪花,哪一朵愿意跟我回家。眉间心事镜里夕颜,相拥却相别。

红泥暖炉,拯救不了墨渐晕染的命运。今夜,我以银碗盛绿蚁,醉成霜雪在人间白头。



曙光 火石 摄

◎艺苑散墨

## 乡愁中的爱

□曹宏安

谈到思乡,就会让人联想到唐代诗人王维的诗:“独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,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一个人长期居异乡,再无亲人在身边陪伴就会感到凄凉、孤独。古今大量的文学作品不乏离愁别绪的生动描写。盼望和亲人相聚,家书乡音成为在外游子的一种奢望。“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”“西风信来家万里,问我归期未”“乡书何处达?归雁洛阳边”“乡书不可寄,秋雁又南回”……

游子们渴望通过家书的消息传递,以解长久的思乡之情。鸿雁是候鸟,秋季,鸿雁南飞,春暖归来,这种景象更是牵动游子的思乡之情,于是文人们常常借雁抒情,寄托离情别绪,鸿雁也成为书信的代名词。

在古代的交通运输条件下,要得到

一纸家书,那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,不难想象尺素或鸿雁传书,当时的确可以抵得上千金了。有多少游子音信阻隔,却是归心似箭。然而多是不遂人愿,只能把离愁别绪寄予鸿雁身上。鸿雁传书只能是一种渴望,是游子心灵上的寄托,思念甚了,就期望着在梦中相聚,“远书归梦两悠悠,只有空床敌素秋”“家在梦中何日到,春生江上几人还”“春风一夜吹乡梦,又逐春风到洛城”“雁来音信无凭,路遥归梦难成”,通过梦境藉孤独难忍的相思之苦。

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情结,会促使游子登高仰望,远眺家乡。它与佳人倚栏凝望有异曲同工之妙,区别是一个是思恋故乡亲人,一个是男女爱情的相思期盼。思念和佳人相会,由这种愁绪而引发的相思之苦,如“倚遍雕阑,梦遍罗衾”“妆楼颦眉”之类。望乡除了选择地点,时间也尽量选择在有诗意的黄昏或

有明月的晚上,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”“今夜月明人尽望,不知秋思落谁家”“三湘愁鬓逢秋色,万里归心对月明”。

“夕阳西下,断肠人在天涯”“春河畔草,不是望乡时”,其实,乡愁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会萌动,文人作品中秋令多一些,清明、端午、春节也屡见不鲜。“乡心新岁切,天畔独潸然”“望家思献寿,算甲恨长年”,特别是春节,更是家人团聚的时候,思乡回家已经成为在外人的念想。家,往往是乡愁萌动的起因。

乡愁是一种缱绻的情怀,抑或是一种爱,在匆匆而走的岁月中默默坚守。我已数十年没回家,匆匆与忙碌间,忘记了今夕是何年,对故乡的情结日渐淡薄。看着日渐陈旧的房屋,凝视着父母的遗像,我问自己:家呢?我最后终于明白:爱,才是真正的家。

◎砚边札记

## 散文是纸张上流动的水墨画

□赵小越

文学与绘画本为孪生,都是用线条勾勒出人世的悲欢。

人的大脑决策出画面感,经由双手执行后,显现出不同的属性。对文学创作来讲,线条之粗细、浓淡,均以文字符号的不同组合来呈现,在联想与想象的国度中,控制着人们的情感开关,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群体的思维方式。如若用绘画来形容文学的四大体裁,那么小说就是工笔画,诗歌是写意画,戏剧是水彩画,散文是水墨画。相比之下,我更倾心散文的素雅与恬淡,它的魅力在于温和亲切,在于变化多样,在于那广阔无边的生活题材,在于那岁月沉淀下无法虚构的真挚深情。

它悄无声息,似乎在我心中的自由觉醒时,它就一直在,不曾来过,也从未离开;它善解人意,每逢落莫

或失意,它招之即来,用心去倾听,用文字开解我,令我释怀。尘世中,它为我披上一身无比坚硬的壳,让我能鉴别并抵挡一切庸俗,敢于去触碰所有难关。

我并非从小便有了作家梦。在事业的选择上,我在试探中不断摸索前行。我渐渐放心把自己交给文学。在文学的苍穹下,我的身心得到了最大的解脱,有了婴儿般的无忧与纯净。“堪笑荣华枕中客,对莲余做世外仙”,与文学创作相比,俗世的一切在我眼中都黯然失色了。我对文学的情感与日俱增,像一个毛线团,越缠越多,越缠越紧,最终写作为我的生活方式与个人标签。

在古今中外的文学著作里,我偏爱中国古典文学,这无形中也会影响了我的创作风格。这本书稿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我近两年来在旅行、读书、生活、情感等方面的所思所想,发表

在国内外各级各类报刊上的散文作品,恰如一幅幅镶嵌在纸张里的水墨画。从我写第一篇小文到现在,积少成多,聚沙成塔,也有十几万字了,这也是初为作者时所不敢想的。如今,我也敢做出书的梦了。人生有很多事情,真是无法预料。

易卜生说过:“写作即是坐下来判断自己。”许多文章的创作过程是毫无准备的。当我为不知道写什么而来回踱步时,我会把自己固定在书桌旁,我的指尖轻轻触碰键盘时,我的世界似乎下了一场春雨,灵魂听见了召唤,那些文字仿佛是从心里顺着胳膊滑到了指尖,再滑到了屏幕,那些水墨线条在不停勾勒,如同黑白藤蔓一样缠绕在我的心间,让我不再受到寒风的侵袭。散文写作,像是在慢慢地缝制一件棉衣,也像是拨开乌云的斑驳阳光,是我永远的人生知己。

人生得此知己,足矣。

◎心香一瓣

## 不道晚安,只说平安

□三石

新年伊始,冀城区小果庄村新冠肺炎疫情消息骤然传出。你开始变得沉默,如同去年元旦时的样子,你每天下班的时间越来越晚:从加班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,到夜里十一点、十二点下班……以至于我等不到对你说一声“晚安”。

这几天早上起来,看到前一日晚上给你留下的饭,都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,而你已经匆匆离去,连我习惯性的问候语都没有机会对你说。我知道,此时此刻,石家庄需要你这些白衣天使。

突然发现屋子角落里,多了两个背包,那是你,偷偷地给自己准备行李。因为,你知道,随时你们都有可能被隔离在抗疫一线,只要一声召唤,你就会穿上甲胃,离开这个家,逆行而去。

在我眼里,你是那么娇小柔弱,你只是我小鸟依人的妻子。记得抗击非典那年,你说你不弱小;抗击埃博拉疫情的时候,你也说你不弱小;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,你还说你不弱小。这次石家庄有了疫情,你依然在说你并不弱小,你是一名白衣战士,你是一名披上甲胃的白衣天使,你在用你的行动,捍卫着南丁格尔誓言,你在用你的瘦弱身躯,筑起一道血肉长城,你说你和你的同事们有责任、有义务来守卫石家庄人民的安全。

已经习惯了,对你每天晚上说一句“晚安”。这一习惯,今夜我却无法实现。此

时,你也许在给市民采样检测,也许在给病人输液,也许彻夜未眠值班……

我一遍一遍在网络上,在新闻报道里寻找你的影子,那个穿着厚厚防护服的影子。每当看到那一个个被称为“大白”的医护人员,我知道,那里面,一定有你——我的妻子。

今天,石家庄需要你我们这些白衣天使的呵护,你和你的同事们义无反顾地冲到了前面。记得非典的那年,我们家三口人,分别在三个地方,孩子嗷嗷待哺,我卧病在床,你除了全力以赴完成工作,还有一份对家的牵挂;这次新冠肺炎疫情,你们逆行而上,我们家依然分别在三个地方,此时,孩子大了,我也健康,请你放下对家的牵挂,我和孩子在家里等你回来。

我的妻子,你放心吧!家里有我,老人那里有我,孩子那里有我,你不用再惦记家里,此时此刻国家需要你,石家庄需要你,那些病人需要你。

望着你远去的背影,有多少话想对你叮嘱,当话到嘴边的时候,千言万语都瞬间凝滞。我知道此时此刻你没有时间听我说。我也知道支持你、理解你,才是对你最深的爱,我默默地在手机上,输入两个字——“平安”,按下发送。

我亲爱的妻子,我想对你说:你无论如何要照顾好自己,我和孩子会把家务全部担起,等你回家……

今夜,不道晚安,只说平安……

◎履痕处处

## 秦淮风味

□王吴军

秦淮河是一条在历史深处波光粼粼的河,也是承载着厚重的南京文化的河,在岁月的云烟里,河面上泊着的无数的画舫,桨声灯影里的歌声艳影与美食的风味,让人深深感受、体味到一种繁华和美丽,这样的美,惊艳了时光,犹如长袖轻舒,倾城如画,让无数人的目光为之惊羡。那些如歌一般的旧事,随着流水东逝。那时的秦淮河,无数的身影随着美食的风味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痕,像升腾的烟花,璀璨了旧时光里的天空。那时秦淮河的美食风味,犹如一树花香,皎皎荷月,古朴动人。

(秦淮河边的)新顺馆,最为著名……新顺盖吴人,盘饕极丰腴。而扣肉、圆蹄、荷包蛋、咸鱼、焖肉、煮面筋、蟹羹,以及酒碟之鲜活,酒味之醇厚,皆无有高出便意者。暮霭将沈,夕餐伊迓,画舫屯集,闹干外,某船某人需某菜若干,酒若干,碟若干,万声齐沸,应接不暇。但一呼酒保齐司务者,慨然而应,俄顷致,不爽分毫也。”这是清朝的车持谦(笔名捧花生)在他的《画舫余谭》中描写的清朝前期的南京秦淮河畔的饮食风味之盛。当时,南京的饮食行业大多集中在秦淮河一带,因此,这里美食诱人,食客云集,一片繁华。

在清朝前期的秦淮河畔,茶食店有利涉桥的阳春斋和淮清桥的四美斋。这两家风味茶食店都是由嘉兴人经营的,他们出售的茶食装潢精美,宜于款待客人,也适宜馈赠亲朋,因此,深受人们的青睐,生意非常红火。酒楼以利涉桥的便宜馆和淮清桥的新顺馆两

家最为著名。新顺馆的美味佳肴极其丰盛,而便宜馆的扣肉、圆蹄、荷包蛋、咸鱼、焖肉、煮面筋、蟹羹以及酒碟之鲜活、酒味之醇厚,都名闻一时,独擅胜场。新顺馆和便宜馆这两家酒楼还承接外送酒菜的业务,每当夕阳西下,秦淮画舫齐聚于这两家酒店外的栏杆之下,只需要报明某船某人,需要多少菜、多少酒、多少个碟子,即使是食客云集,也能够很快把酒菜送到船上。当时,这里的茶店有文星阁东首的鸿福园和春河园。这两家茶店备物齐全,因此常常是顾客盈门,座位常满。茶店里提供水烟、旱烟,茶的品种有云雾、龙井、珠兰、梅片、毛尖,都可以根据顾客的要求而供应。在茶店里,也有小吃,比如酱干、花生、瓜子、小果碟、酥烧饼、春卷、水晶糕花、猪肉烧麦、饺子、糖油馒头等。

当时,南京的果饵中的煮熟枣、藕、糖芋,以及茯苓糕、黄松糕、甯儿糕等都是由商贩挑着担子进行买卖的。除此之外,还有油炸小蟹、细鱼、炸面裹虾的虾饼,挑到市里的街巷中去卖,并且以摇响小拨浪鼓为标志,人们闻声而出,前来购买,十分热闹。

秦淮河的如画风景里,美食风味尽情地彰显着它耀眼的光彩,动人的美丽尽收在人们的眼里,也尽收在人们的唇齿之间,其中的人间烟火和风土人情,回味无穷。

秦淮河边的美食风味,就如这里的风光一样,远看是动人的胜境,近看像一幅油画,细细品味,美不胜收,这样的美食风味静静地飘香,氤氲在这座曾经被称为金陵的城市的每一寸土地里,绵绵不绝。

